# 戰國策補釋

# 戰國策補釋卷五

貴陽金正煒仲𢑥著

## 魏一

知伯索地於魏章任章曰何故弗予按說苑作任增淮南作任登惟通鑑作章與策同　知伯必憍鮑改憍作驕按廣雅釋詁憍傷也憍驕字古通用不煩改作　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按通鑑王不如與之以驕知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知氏矣奈何獨以吾爲知氏質乎胡三省音注質脂利翻物相綴當也又質讀如字亦通質謂椹質也質的也椹質受斧質的受矢言知伯

怒魏桓子必加兵於魏如椹質之受斧質的之受矢也策文招質屢見質準的也胡後說爲勝鮑改質爲資益失其義韓非存韓篇則秦必爲天下質矣李瓚注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爲質者其說尤繆

西門豹爲鄴令章驪牛之黃也似虎鮑改驪爲犛吳正曰驪牛猶言犂牛狸牛不必拘以色論犛亦黑色也按牛之似虎以黃則不得不以色論字林犛黃黑色也說文無犛字古或借驪爲犛吳正非　武夫類玉漢書司馬相如傳碔石武夫張揖曰武夫赤地白采海內經鹽長國有武夫之丘郭注此山出美石淮南氾論篇玉工眩玉之似碧盧

者高注碧盧或云碔砆
魏文侯與田子方章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按書
牧誓稱爾戈傳稱舉也　鍾聲不比乎左高按周禮典同
高聲硍鄭注玄謂高鍾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哀然
漢書張蒼傳注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
所比不相錯入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章王鍾侍王曰姚云鍾一作
錯按作錯者當是竹書紀年梁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
奔韓史記魏世家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呂覽
長見篇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蓋卽是人

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按左氏僖二十三年傳保君父之命注保猶恃也是當作且策文是且字多互誤爾雅釋詁從自也　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姚云一本無有字按有卽右之誤衍鮑本於左下補有字尤誤史記吳起傳作左洞庭右彭蠡

魏公叔痤爲魏將章而與韓趙戰澮北按史記魏世家惠王九年伐敗韓于澮鮑氏引二年敗韓趙事與澮北之文不合　以賞田百萬祿之按周禮載師賞田司農注賞田賞賜之田又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注賞地賞

田也在遠郊之內詩贍彼洛矣箋賞賜爲祿　撓捒而不辟者鮑本作捒撓注撓折也喻敵之壓已按呂覽別類篇必將撓注撓弱曲也撓而不辟與上直而不倚爲對文捒卽撓之誤衍故鮑注不及姚云一本無而字亦非集韻捒擊也撓捒連文無據　前脈形埊之險阻決利害之備按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迴崑崙察六扈脈地理名金石漢書揚雄傳脈隆周之大寧師古曰脈視也形地當爲形勢呂覽期賢篇寡人光乎地淮南修務篇及李善注左太沖魏都賦地竝作勢可爲此證形勢利害正爲對文鮑本作地形由不辨地字之譌因乙形字於下以成義阻疑本

作陰玉篇陰默也俗書陰作阴見字彙補與阻字形相近而誤作陰以屬下句則文不參差　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按鼓非一手之力右當讀爲有古文有作又右字亦作又故有右字通有手正與有功相應臣之有功之猶爲也陳軫爲秦使於齊章無久旬五之期言以旬五爲期也漢書李廣傳贊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言三代爲將也並與此文之字義同國語晉語子之力也注力功也

魏公叔痤病章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即猶若也見漢書西南夷傳注　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

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史記商君傳作痤之中庶子索隱引戰國策云衛庶子也鞅本衛之諸庶孽公子作衛庶子義勝有與友古通用此由衛御字形相近鞅又適爲中庶子因以致誤周禮大僕疏御庶子者蓋以御僕有下士十二人分之爲御庶子總名御僕也高注御庶子爵也恐非爲猶若也見釋詞呂覽長見篇誤與此同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章會無所芻牧牛馬之地按所猶可也說詳釋詞　然橫人謀王史作怵鮑改爲訹按漢書賈誼傳怵迫之徒孟康曰怵爲利所誘訹也師古曰誘訹之訹則音戌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此策下云外挾强秦

之勢以內刼其主則作怵爲勝惟謀王義亦自通不必改字　今乃刼於辟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鮑本辟作群按辟臣群臣義雖並通證以下文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則宜作羣　毫毛不拔將成斧柯按周書和寤篇拔作掇呂覽長攻篇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注一成一下也

張儀爲秦連横說魏章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眾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鮑本言作然魏之兵上補患字吳正曰史作悉黃丕烈札記云案史記言作然詳策文當讀眾字句絕多言下

屬多言謂囂也史記不與策文同鮑本誤按國語晉語且其士卒在陣而譁四間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間也韋注譁囂也楚兵多言固有據不必從史鮑補患字無義吳氏據史以爲悉是也但省悉字文義亦完　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王念孫云鮑解適爲歸非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適悅也其說視鮑爲長張儀傳無內字疑內當爲而漢書武帝紀內長文困學紀聞云古寫本作而肆赦而與內字形相似易以致誤而猶以也漢書賈誼傳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宋祁曰新書云自悉以補行呂覽功名篇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

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竝而以義同之證說詳釋詞嫁禍謂虧楚安國謂適秦也　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鮑本反成作成反又於反下補取字按呂覽去宥篇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注奮彊也鮑注奮猶大言奮無大義或本爲夸之誤漢書嚴安傳注夸大也夸字亦作奓故鮑氏釋爲大言說一諸侯之王王當爲主反與出相對爲文當從鮑本乙正補取字無當而猶則也

齊魏約而伐楚章不如貴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姚云貴一作舍按史記魏世家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

於齊韓韓策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竝與此文同此策當卽犀首說梁王陽與齊而陰結楚時事田嬰怒魏不救齊其爲徐州之役可知吳氏以爲時不可考蓋未合諸策而契勘之也

蘇秦拘於魏章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埊廣矣吳曰一本憂作變按作變是也東周策無變王遂伐之卽與此文義同燕策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當卽一事而傳聞微異也

陳軫爲秦使於齊章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吳曰無事必來四字恐因下而衍按來字疑求之譌言

當求其有事也　無久旬五之期之猶爲也　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按左氏哀七年傳自請救於吳注無君命故言自又或爲明之壞字與下文明言使燕趙相應　魏王止其行使鮑本無行字黃丕烈云二字當複衍其一按軫以請謁行非王使之不得言止其使使疑事字之譌古書事作吏因致誤使行事謂治行之事上所云約車爲行具也　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淮南說林篇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注不可言不能也

張儀惡陳軫於魏章軫善事楚爲求壤埊也甚力之按事疑于字之譌秦策楚國不尙全乎今本乎誤爲事可以借

證壞當爲攘趙策十年攘地鮑注攘推也芒卯謂秦王章攘地必遠矣此卽其義趙岐孟子注攘取也楚策無之字此衍　公不如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儀上當從鮑本補以字此誤脫耳王字當在後文使人先言於楚下誤淆於此也

張儀欲窮陳軫章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之姚云悟曾作梏鮑改爲倍吳曰字誤黃丕烈云此以悟爲圄字耳按山海經海內西經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注梏猶繫縛也左氏莊三十年傳鬭射師諫則執而梏之注手曰梏左氏宣四年傳圉伯嬴於轑陽而殺之注圉囚也初學記圄悟也

令罪人入其中自悔悟也梏圄於義並通又或爲錮音近而譌左氏成二年傳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注禁錮勿令仕襄二十一年傳錮欒氏也注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韓策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又秦策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亦即錮之也　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按廣雅釋親公父也春秋經傳集解隱元年疏臣子稱其君父皆稱爲公　鄭彊出秦曰應爲知按彊自秦出知儀之謀故以應止其公爲知此夾敘之文非當時語也姚云知曾作之知與之古通用

張儀走之魏章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

家而已姚云家一本作嫁鮑本卽作嫁按主婦當爲主父之謁燕策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俗讀父婦音同因以致誤西周策以嫁之齊也高注嫁賣儀禮特牲饋食禮注主婦主人之妻與此文不合又按此文或以家喩國子長則欲其承業色衰則不復妬人故曰重家而已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章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羣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而當從鮑本作亡鮑注亡猶得亡也按經傳釋詞亡轉語詞也與抑義同　是有其半塞也管子明法解下情不上通謂之塞鮑注塞不明非也

張儀欲幷相秦魏章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

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鮑注韓氏之亡史名厭與趙獻俱在楚吳正曰無考按韓氏下疑脫必字下章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卽爲此文之證厭謂獻之言葢卽儀所風使史或使字之損厭其使者名也又周策有史黶一作史厭似卽一人則謂上當補爲字趙獻亦疑昭獻一聲之譌韓策楚昭獻相韓與此文幷相韓楚正合

魏王將相張儀章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按圖當爲嗇俗書圖作啚與嗇形似而譌楚策請悉楚國之眾也以嗇於齊鮑本改嗇爲圖正可借證嗇卽塞之借字呂氏春秋

季春紀無有障塞注塞絕也秦召魏相信安君章將以塞
趙也韓策必欲善韓以塞魏中山策致中山而塞四國文
義竝同魏得顧於韓而觖望於秦則絕秦而棄儀矣
楚許魏六城章齊長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趙
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而於齊
秦也鮑本楚趙必聽之句注衍趙字失謀於楚下無趙字
樹怨下而字注衍按趙策齊破燕趙欲存章楚魏憎之令
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則失謀於楚句下不當奪
趙字以下楚句亦當補趙字　齊遂伐趙此言三國果合
而圖齊則齊必將伐趙假設之辭也書康王之誥序遂誥

諸侯傳遂因事也穀梁桓八年傳遂繼事之辭也　盧頓丘危接盧頓丘許鄢陵新觀卽許魏之六城盧頓丘許鄢陵雖皆魏地是時或入楚趙故以伐齊存燕爲約而歸之也　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此謂楚地爲秦所破亦儀設辭非卽李斯書所云也上云樹怨齊秦以秦爲齊之與國三國伐齊則秦必攻楚以救之故楚破而魏之許鄢陵亦危淮南齊俗篇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率九夷以朝是九夷地近泗上時已屬楚不得復言楚破九夷鮑氏疑九夷爲九嶷則去許鄢陵遠矣漢志沛故秦泗水郡正近九夷吳氏以非豫州者亦誤　事敗爲趙驅

按事敗謂伐齊之事敗也爲讀平音玉篇驅逐遣也

張儀告公仲章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

鮑注賞猶勸也韓時饑因勸之就粟於河外河外近魏故

魏恐按此文以注求之王當爲垩之誤垩卽唐武后所造

人字也管子大匡篇管仲又請賞於國左氏僖十五年傳

朝國人而以君命賞爲義並同近當爲迻涉注文近魏而

誤說文迻遷徙也與孟子移民於河東同義吳氏所正竝

非　魏王遂尙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楚人遽於葷下伐

齊之事遂敗此言魏以遇秦取信於韓卽上所謂韓以遇

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决也尙說文云曾也又云曾詞之

舒也義與乃同詳釋詞鮑以倘爲欲之甚於義未安國語
吳語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注挑晉求戰以廣大民心示
不懼也或本爲厲形似而譌上章言齊遂伐趙者擬議之
詞故此云厲魏以備救趙非卽有是事爾雅釋詁厲作也
淮南時則篇天子乃厲服廣飾呂氏春秋季秋紀作天子
乃厲服厲飭二形相似易以致誤尺卽斥之借字文選七
啟山鷄斥鷃注斥與尺古字通斥楚遽者不內其來議伐
齊之使鮑本速上爲一章是也萆下鮑本作革下注地鈌
豈鬲耶吳曰革疑華按吳說近是韓非顯學篇是以魏任
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秦策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或

卽其地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章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鮑本必戰上無楚字鮑注衍齊字按旣言二國恃王不當復言齊楚鮑本無楚字是也齊字非衍葢濟之省左氏桓十一年傳盍請濟師於王注濟益也猶今人言接濟後人不辨齊之爲濟因增楚字遂失本義荀子王霸篇以國齊義注齊當爲濟與此正同

秦敗東周與魏戰章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鮑注乘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秦旣去則無及矣按乘勝而

留於境六字當在殺犀武句下秦兵旣勝而仍留魏境欲深伐魏也故魏使公孫衍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鮑氏不辨文之殽次强爲之解因致理不可通　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鮑本而令下有之字是也之往也文以趙字絕句以割鮑本作已割以已古通用侯當作候候說具秦策頃襄王二十年章又韓非顯學篇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則關內侯似亦不必秦爵故管墨書皆有此名賈子新書耳痺篇孤身爲關內諸侯蓋卽其義

周禮地官司關注關界上之門與關中之關不同
齊王將見燕趙楚章犀首期齊王至之曰先以車五十乘
至衛間齊行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
容談鮑本曰作日行下補人字吳曰行以百金猶云行幾
金於某按唐人書日曰無别此由其時傳寫之譌後漢書
鄧禹傳注間私也與鮑注義同吳氏以爲間隙非也管子
小匡篇隰朋爲行注行謂行人也韓非說林上篇公佩僕
璽而爲行事是行即行人鮑補無取此言衍欲得先見齊
王故私齊行以百金吳說於文不合乃當爲及形似而誤
安猶乃也詳釋詞　寡人無之語也三國之不相信齊王

之遇遇事遂敗按無猶未也荀子正名篇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言未之有也說見釋詞鮑本不相作相不此當乙正上遇字疑本作語語遇一聲之轉又涉下遇字而誤

公孫衍爲魏將章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按死當爲斃缺損而誤斃與獘通一切經音義獘古文作斃敝二形禮記檀弓射之斃一人注斃仆也釋文斃亦作獘左氏隱元年傳必自斃注斃踣也釋文斃本作獘燕策秦趙相獘史記蘇秦傳作秦趙相斃並可爲證

魏二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章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按夫猶此
也禮記檀弓注夫二人猶言此二人也爲義正同　且公
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構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
安敢釋卒不我予乎按墨子經說且猶是也易上疑脫不
字或易爲衍文國語晉語葢姑釋荆與鄭注釋置也
犀首見梁君章臣盡力竭知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
從中敗君王又聽之吳曰一本標君一作臣又作之按魏
王欲攻邯鄲章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
尊名此文取字疑衍君字當從一本作臣或以屬下讀則
上句文義不完　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殺

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吳曰毋謂上一本標云有外之字按股掌之臣言可玩之股掌之上者鮑以爲猶股肱於文不類毋謂句上當有外之二字與下內之句相對爲文今誤淆次於下本義遂湮鮑氏以內之爲親之由不辨上句脫外之因曲爲之說也謂何若何義同左氏僖二十八年傳謂諸侯何成十六年傳若諸侯何成二年傳將謂君何僖十五年傳將若君何文義並同此言需特股掌之臣殺之亡之外而天下內而羣臣皆無奈我何也今吾爲子令毋敢入子之事句中不當有外之二字今爲訂正文即貫通

蘇代爲田需說章而蘇代曰按禮記檀弓而曰然注而猶乃也釋詞乃猶於是也　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姚云從曾作後鮑注滲言浸微浸弱如漏器然又云如漏器尙足樂雖從二子可也然從二子必亟亡不得如是也吳曰滲樂未詳按滲樂當是消爍之譌滲消篆文近似樂則爍之損也消爍字策數見從隨也言用二子則國將隨之消爍矣鮑注望文生義說太支離　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舍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而便於事姚云劉去身利字一本無而字鮑本作身利而國便於事按之利於魏之猶其也見高誘呂覽音初篇注管子

四稱篇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注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漢書賈誼傳注厝置也止置義同故鮑注舍猶厝身疑當爲甚一聲之譌鮑本而國二字誤倒於文當爲甚利國而便於事

魏惠王死章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鮑注駕車用牛故以及其目爲深係按鮑說理不可通牛目疑是半月之譌雨雪及十五日之久故至壞城郭將爲棧道而葬也　請弛期更日廣雅釋詁弛緩也　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用字疑衍民勞與官費爲對文上文官費下亦無用字　吾未有以言之也鮑注未得

其說以說按呂覽開春篇文與此同高注未猶無也是文注本皆作未鮑所據本已誤　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於朝百姓皆見之姚云後語張帳於朝鮑本無於字鮑注張幕帟如朝廷然按開春篇作天故使欒水見之高注見猶出也論衡死僞篇作夫與此同又呂覽論衡張朝閒竝無於字當從鮑本省韓非外儲說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鬬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漢書鼂布傳注張音竹亮反若今言張設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按漢書禮樂志誠非小功小美也又功字或爲巧之誤禮記表記辭欲巧注巧

謂順而說也論語學而篇巧言令色包注巧言好其言語

小巧猶云小慧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章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者殺之不爲讎者也鮑注宋强宋弱皆必伐之按剛柔皆用者蓋齊啗宋之術卽下文所云欺之殺之之類鮑注非也不猶無也爲讀去音孟子滕文公篇厥疾不瘳周禮注作厥疾無瘳不爲亦猶無爲皆言宋之失助也姚云不爲會作而無於義亦同鮑本逆下奪者字當從曾補　期於啗宋而已啗猶呑也楚詞天問注呑滅也　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

曰王以求埊既已得埊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鮑本改悲爲患又必且曰王以求地改曰爲㪅以作必又必謂王曰衍曰字更索作東索按悲字自通不必改患又必且曰王以求地曰當爲白迫之損也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當從黃丕烈札記作又必講王因使王輕齊策文講與搆通用秦韓圍梁章計者不如講三國攻秦秦召魏相信安君章今我講難於秦並與此義同更索義勝作東者誤　秦善魏不可知也已呂覽審應篇其在於民而君弗知注知猶得也　故爲王說按說當爲計與上文顧王之深計之也後

文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相應　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鮑本再作冉改孰作熟又爲作有謂黃丕烈云當讀秦權重爲一句魏冉明爲一句魏字誤複孰字亦有誤是字屬下句讀鮑吳皆非也按此文當以秦權重魏爲句言秦權重於魏也魏冉明孰爲句陘山之事章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與此文略同孰之與熟又爲之與有謂字並通用不煩改作吳正是也　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賓讀如擯爲讀如僞　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姚云一本而作兩按明對佯講而言或爲期之誤與上文期於

啗宋義同生以殘秦義不可曉作兩生亦未安而當從一本作兩生當作立燕策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此卽其義　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按百疑當爲可已疑當爲亡茲字之譌也禮記中庸體物而不可遺鄭注可猶所也秦有所怨有所利皆使天下不安必使之怨利皆無則唯亡之乃安耳孟子公孫丑篇趙注何曾何乃也孫奭音義曾則也乃也　令足下欝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按欝之猶言舍是承上文三節及殘秦而言鮑本令上補無字又改足下爲天下卽與上下文義不屬當與黨古通用方言黨知也楚謂之黨或

曰曉呂覽當賞篇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當猶知也　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鮑改起為赴王念孫云不起者謂不起兵以應禹也按左氏昭二十六年傳王起師於滑注起發也　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呡周最周韓餘為徒從而下之按孟嘗君嘗相魏故亦稱三晉之吏吳氏以周韓之間有脫字是也就策文所及或周霄歟韓餘當即韓徐見趙世家呂覽報更篇與天下之賢者為徒注徒黨也慎人篇讓賢而下之下之謂身為之下也舊說義並未安　扮之請焚天下之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

姚云扮搏幻切握也按姚說義晦黃丕烈云扮當作扨其說近是欲字當從鮑作次皆承自醜於秦而言

魏文子田需周霄章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按文子二字涉下文而衍鮑衍魏字恐非又疑此文或本作魏犀首齊文子相善田需周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故說王召相文子以倍田需周霄

魏王令惠施之楚章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按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九字涉後文而

衍鈞二字者下當有乘敷二字而誤脫言揚言也施以測交動楚因以自重於魏鮑注並非

齊魏戰於馬陵章王游人而合其鬬按詩青蠅構我二人箋構猶合也管子大匡篇乃游公子開方於衞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秦策王資臣萬金而游高注游行也與趙策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義同合鬬如子貢之亂齊弊吳也　願臣畜而朝鮑注畜自比犬馬也按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天下誰畜之注畜容也漢書高五王傳高后兒子畜之注比之於子也匈奴傳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竝與此義同鮑

氏說謬且與臣字義不相屬　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於戾定矣姚云曾添於字鮑本無按戰魏不勝何由得朝禮疑不字當在得字上誤淆於戰字下也此可以大勝以猶謂也說見釋詞詩日月胡能有定傳定止也暴戾問補於字無義曾所據本或非今文戾定二字疑有譌誤

田需貴於魏王章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鮑本皆以作不以按史記魏世家作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固常文異義同鮑本作不

以當由必以以而譌必不同聲古書往往互誤索隱云太子即襄王也余有丁云戰國策是哀王時事太子當是昭王索隱解誤丞與承通說文承受也廣雅釋詁承繼也史記淮南衡山濟北王傳以承輔天子漢書作丞

秦召魏相信安君章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姚云一本當作黨鮑本作黨注爲信安說疑於黨之接揚子方言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廣雅釋詁黨智也此言忠者不必皆智智者不必皆忠故願得陳其愚意也鮑本不誤而注則非莊子天下篇公而不當釋文當本作黨與此同　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今猶若

也見釋詞曾作令非　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也按舍事之舍讀爲捨荀子勸學篇鍥而舍之注舍與捨同說文舍釋也左氏文十八年傳舍爵而行釋文舍置也國語楚語昔鬬子文三舍令尹注舍去也鮑改趙之謀者爲魏之謀者於文不合此承上文將以塞趙而言也舍於秦猶云息肩於秦匡謬正俗云舍者訓止訓息或爲合字之譌秦楚攻魏章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舍於秦一本作合秦攻魏急章天下必合呂氏而從嫪氏大事記引作舍兩形相近傳寫易譌鮑注此舍猶棄奪其愛習是秦

棄魏也大繆　兵爲招質招埻的也見呂覽本生篇其射其一招注質射侯見荀子勸學篇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注鮑吳竝失其義張琦云言搆難於秦是招兵如射者之的猶未盡得也　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按利上當有後字與上二句爲對文葢誤脫也鮑本作而悔過其行當從此本乙正　則是大王垂拱之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鮑本之割地作多割地按淮南氾論篇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太平御覽引作而行趙策之能美未之有也外紀作而能美此文之字亦當爲而音近而誤

龐葱與太子章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按此文當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後至太子罷質果不得見諸本皆誤倒至後二字又至或爲生國語晉語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韋注生生讒言也史記項羽紀不然籍何以至此漢書高帝紀作生二形相似易以致誤

梁王魏嬰觴諸侯章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按竹書紀年烈王二年魏觴諸侯於范臺即魏武侯之十三年武侯不名嬰亦未稱王此當爲惠成十四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時事史載惠成名罃此以音同作嬰惠之六年徙邦大梁故魏梁並稱惠成後元乃僭王此策之

書梁王猶是追紀之辭也國語晉語三卿宴於藍臺韋注地名范藍音近或卽一地　晉文公得南之威鮑注未詳按抱朴子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　以臨彷徨淮南作方皇方皇卽彷徨見文選甘泉賦注　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按左氏昭二十九年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杜注比公於大夫是時魏久列於諸侯不當復稱主君周禮司儀主君郊勞禮記郊特牲注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此蓋其義又或君王之譌而倒也　左白台而右閭須按說文須女字也賈侍中說楚人謂女曰嬃揚雄反離騷資娵娃之珍髢

兮章昭曰陬當作頌梁王魏嬰之美人曰閭須疑即本此策也白台未詳　前夾林而後蘭臺按史記魏世家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索隱引劉云林地名葢春秋時鄭地之棐林在大梁之西北左氏傳棐林公羊作斐林斐夾字形相近或卽其地歟楚世家王繒繳蘭臺飲馬西洫定魏大梁正義云蘭臺卽桓山之別名也

魏三

秦趙約而伐魏章夫鄴寡人固刑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按下文云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則此當作今大王絕秦而收魏今猶若也說

見釋詞絶作收收作攻涉下文收秦攻魏利不過鄴而誤
芒卯謂秦王章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
臣聞明王不肯中而行按呂覽應言篇魏令孟卯割絳𡨦
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爲孟卯求司徒於魏王
孟卯卽此策之芒卯西周策魏王因使孟卯致温囿於周
君秦策孰與孟嘗芒卯之賢並卽是人孟芒同聲卯卯形
似因致傳寫之歧穀梁桓九年傳爲之中者歸之也注中
謂關與婚事此謂通內之所欲於外猶言居閒也肯鮑本
作肎改爲背吳曰一本作肯未詳按弔比干文啟肯字於
齊方肯卽胥也六朝人書胥多作肯魏王問張旄章韓且

坐而胥亡乎鮑注胥胥同待也不當作必一聲之譌　因任以爲魏之司徒按管子任法篇世無請謁任舉之人注任保也孔叢子儒服篇子高任司馬又爲將於齊與此文同或爲仕字之譌韓非五蠹篇是故事強則以外權仕宦於內正芒卯之所爲也　王所患者上地也按左氏昭十四年傳注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上地猶上國也魏之西地近秦故爲王所患　臣死則契折於秦按管子輕重丁篇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注舊執之券皆折毀之又顏師古漢書高帝紀注以簡牘爲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　今地已入而秦兵

不可下說文可肯也　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按此文但就山東之士爲言於義未完且與上文魏之獻地欲以下兵擊齊亦不相應當作後山東之主無以割事王者矣士之爲主利之爲割並以形似而譌也韓策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正與此文相類　秦王戄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鮑本戄作懼又改澹爲贍按戄之與懼澹之與贍古並通用下兵謂出兵而東也左氏襄十六年傳警守而下注順河東行故曰下國語晉語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注東行曰下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韋初時惠王伐趙戰於三梁十萬之

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按史記田世家魏伐趙

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引晉太康地記

曰戰國謂梁爲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此云三梁或

卽南梁十萬之軍上疑脫覆字　鑶食魏盡晉國按晉國

謂晉之故都絳也時已割獻于秦　夫秦何厭之有哉今

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刼王以多割也王必

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按北地

當從史作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滎

陽縣東南十七里水經濟水注瀆際有故城世謂之水城

史記魏冉攻魏走芒卯入北宅卽故宅陽城也割也當爲

割地之損循當讀爲遁廣雅釋詁遁欺也後漢書杜林傳上下相遁注遁猶迴避也中山策中山必遁燕趙與此義同鮑釋爲順吳以爲卽徇皆與楚趙怒句義迕史作有亦背字之譌也　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止當爲上之誤呂覽似順篇簡子上之晉陽益晉陽在晉國之西也韋昭國語解東行曰下故此以西戍爲上又左氏莊二十八年經疏國都爲上邑爲下　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仭之城戴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按信當爲倍字形相似而譌戴字無義吳曰一本標孫作戰　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

爲和必欲之鮑本願下補君字魏下重魏字吳曰史願君
逮楚趙按願之當從史作願君或之字衍任當爲莅之譌
詩采芑方叔涖止傳涖臨也周禮肆師注故書位爲莅韓
策今王位正王念孫云位讀爲莅位莅聲近字亦相通此
策蓋由位誤任方疑上當從鮑補魏字　且君之嘗割晉
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之當爲亦草書相似而誤　夫兵
不用而魏效絳安邑按此謂孟卯割地與秦事見呂覽應
言篇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章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
殉寡人以頭按呂覽應言篇秦王立帝宜陽許綰誕魏王

魏王將入秦注誕詐也許綰秦臣也盎卽此事其言止王者爲魏敬此云周訢則所聞之異辭也祝讀如呪釋名釋言語祝屬也以善惡之詞相屬著也字與詛通鄭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漢書賈逵傳鄉人有所計爭輙令祝少賓注祝詛也　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要也見文選應詔觀北湖田收詩注　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鮑注問何所安王氏經傳釋詞云安猶於也言於死於生於窮於貴也鮑注失之按論語爲政篇察其所安皇疏安謂意氣歸向之也孟子公孫丑上篇丑問孟子敢問所安

孟子告以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是安之義與願相近又安猶寧也呂覽貴信篇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文與此同史記趙世家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言寧爲趙也說文寧願詞也鮑注自通王說轉晦　僞病者乎而見之按廣雅釋詁乎極也謂疲極也乎字古與呼通禮記檀弓篇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注呼虛憊之聲也鄧析子無厚篇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　意雖道死行乎姚云曾本作雖欲道死劉本作意雖按意猶抑也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釋文引韓詩抑意也國語周語敢問天道抑人故也賈子禮容下篇作意人故也

華軍之戰魏不勝章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按淮南覽冥篇引類於太極之上注上猶初也又呂覽情欲篇胷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豈不悲哉上猶初時也　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因疑由字之誤由與猶通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章夫趙之兵非能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按服虔漢書蕭望之傳注非不也廣雅釋詁能任也言以趙之兵彊於魏趙弗任也以魏之兵弱於趙魏亦弗任也左氏成三年傳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

受德非能猶不任也又能猶卽也左氏宣九年傳吾能改

矣言卽改也　先日公子常約兩主之交矣鮑注稱其父

嬰按史記孟嘗君傳靖郭君田嬰者齊威王少子又云湣

王卽位封嬰於薛則孟嘗不得稱其父爲公子疑常爲牟

字之譌或公子下有脫字益別有其人非稱其父　秦攻

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

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按周禮天官序官閽人

囿游亦如之注游離宮小苑游觀處也史記貨殖傳昔堯

作游成陽呂覽貴直篇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此文游與

臺對舉其義可見鮑注不暇游觀非也說文奪取也於文

不合當爲毀字之譌奪字古作敓俗書毀作敚二形相似而誤而燕不救魏而猶如也見易明夷彖傳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虞注

魏將與秦攻韓朱己章朱己謂魏王曰鮑吳竝據史以爲無忌之譌按楊倞注荀子彊國篇引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文與此同忌己古通用則此作朱己固非誤　非所施厚積德也所上當從史補有字　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按呂覽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注之其也　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按說文近附也書五子之歌民可近傳近謂親之或與惑同而

讀如若　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强秦之禍也今猶卽也負猶被也　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姚云塞劉作國王念孫云當作道涉谷而行三千里而攻冥隘之塞其說甚是管子事語篇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與此文不合劉作國誤　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勝陳郊按召陵上當有左字吳氏以爲定無非也魏武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章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史文左右互易此不必泥魏世家正作右蔡左召陵　秦之欲許之久矣吳曰許史作誅按史作誅字之譌也不當轉據以疑此文後文秦繞舞陽之北以臨許卽

謂此也史記正義云鄢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李奇謂六國時爲安陵之當作亦草書亦作亦與之字形似而譌　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不受當從史作不愛秦下之字疑草書又字之譌

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林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

按呂覽義賞篇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高注乃猶裁也晉國謂晉之國都鮑注以爲都絳安邑時是也呂覽懷寵篇以國聽者注國都也後云國繼以圍亦以都言餘字涉下文而衍鮑於河山上復補有字吳曰策文當有有字

竝非黃丕烈札記云策文衍餘字以千里與百里相較也

鮑改藺爲閵吳氏有正廣雅釋詁閵遮也列子說符篇宋

有蘭子者釋文蘭與閵同鮑又改林爲橫吳曰史作林鄉

軍林鄉地名據史記魏世家注索隱引劉云林地名則省

稱林亦得鮑改非也　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

數百名都數十史作山南山北此當據補　而請爲天下

雁行頓刃鮑注雁行言以次進按太玄裝莫見之行注行

首也漢書嚴助傳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

文穎曰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韓非外儲說是則

將令人主耕以爲食服戰雁行也燕策今使弱燕爲雁行

而强秦制其後並以雁行爲前鋒史記越世家所求於晉
者不至頓刃接兵正義頓刃築營壘也　而挾韓魏之質
以存韓爲務此二句本對文自不當有魏字　魏得韓以
爲縣則衞大梁河外必安矣則猶而也國語齊語以衞諸
夏之地注衞蔽扞也衞大梁當上屬爲句鮑注恐非　今
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楚大破衞齊甚畏按
必易疑當作不易不易必不同聲又涉上文必危而誤左氏昭
四年傳以歲之不易注不易言有難大當爲殃之損言二
國並將爲秦所破也又左氏襄十四年傳乃命大還義亦
與殃近鮑吳並云下楚字衍史無

葉陽君約魏章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按呂覽下賢篇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注抱奉薛字當從趙世家作孼養邑謂奉趙爲太后養地也趙無爲王有句當作而趙爲王無有也爲猶於也趙策而趙無爲王行也文不必同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章今國莫强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按而讀爲能廣雅釋詁并同也字亦作併說文併並也言趙之强能比竝於齊秦聲名也或賢字之譌趙王既賢又得賢者相之故秦以趙爲腹心之疾也腹心上當補秦字　魏太子在楚

以下鮑本別爲一章次於秦楚圍攻皮氏章之後蓋太子之在楚卽楚背秦與魏時也　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按下公字承上而誤複鮑注其人翟之人此卽設爲其人之言不當有公字　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子秦而爲和按此謂秦怒楚之合於魏而疾攻之楚引兵而還則魏失楚助故必懼此士蓋從太子於楚者故不知秦有合魏攻楚之謀猶欲因楚和秦以重太子於楚鮑衍楚字非也燕策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鮑注寄猶委也此亦其義鮑改爲割無取

吾已合魏矣此卽秦楚攻圍皮氏章所云樗里疾怒謀與

魏攻楚也　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鮑本王兵作主兵矣作也按欲講疑當作遨講玉篇遨籀文速字墨子書速皆作遨此由鈌損而譌也攻當爲故草書故作攷與攻形似王兵疑是止兵之誤文以遨講句故於齊句言齊使魏速講於秦是止兵之詞則其不復出兵以援魏可知矣又或本爲阻兵鮑本以音同誤主此復由主誤王左氏閔二年傳狂夫阻焉注阻止也此吾事也鮑注疾言此事吾所欲爲按吾事謂吾力能爲之事鮑說未安左氏襄五年傳有陳非吾事也注言晉力不能及與此文正相反可以借證

魏四

獻書秦王曰章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按不字疑當爲者者本在恐字之上而誤乙於下也篆文者作㫗㫗誤爲否因誤爲不出當作詘涉上而譌也詘與屈通一切經音義十二引淮南許注屈短　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按王當爲國俗書國作国王即国之壞文鮑本作今梁者天下之脊也　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按上南字當爲亟亟誤爲函或書函作凾與南字形相似又涉下南方而誤也或南方爲內方之譌書禹貢內方至於大別孔傳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荆州漢書

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南出事於內方正謂楚也必當爲不一聲之誤　今秦國與山東爲讐鮑本國作欲黃丕烈云欲字當是按國當爲圖字之譌也

八章謂魏王曰章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伐榆關而韓氏亡鄭按韓非飾邪篇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史記宋世家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皆與策文不合傳聞異詞但當各從本文鮑本悍作輕與上下文同禮記學記則捍格而不勝疏捍謂拒

捍也悍與捍通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屬國捍索隱云捍亦作悍呂覽順民篇注和子田常之孫田和也後爲齊侯因曰和子鮑注不誤吳正曰恐非以亡繒非和子時事也又飾邪篇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與此正合　今王恃楚之强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鮑改質爲賓吳曰未詳按智伯索地於魏章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秦攻魏急章而王以是質秦皆與此文同義鮑改非也墨子經上久彌異時也

客謂司馬食其章慮久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

也姚云劉無久字鮑注慮久熟慮也按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注慮大計也劉攽曰慮大率也久字當從劉省或爲又之譌又與有通謂凡有以天下爲可一者皆不知天下者也　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鮑注茲公指合從之人按國語晉語單若有關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他矣注茲此也茲公或與茲君義同客蓋難言其人故爲此稱猶云夫已氏也　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讐也按史記留侯世家宜縞素爲資晉灼曰資藉也此謂食其之所憑藉將爲橫者所利用也讐謂橫者鮑氏以爲秦非是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章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按令當爲合齊魏戰於馬陵章王游人而合其鬭則楚必伐齊此卽其義作令者字形相似而誤也管子霸言篇諸侯皆令己獨孤令亦當爲合誤與此同

穰侯攻大梁章魏王且從按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帝辛從注紂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戰也又公羊宣十二年傳告從注從服從左氏襄十六年傳從之將退注從猶服也此策兩義並通　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按魏冉封穰在前益陶在後此文穰字疑秺之譌漢志定陶與秺同屬濟陰郡戰國時本爲宋地三國分宋秺或入

於楚故穰侯取以益陶

白珪謂新城君章夜行者能無爲姦姚云無劉作不按薛綜東京賦注無猶不也　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鮑本無次臣字按韓策段產謂新城君章文與此同省臣字卽與喻言不合

秦攻韓之管章夫秦强國也而韓魏壤梁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鮑改梁爲秦按梁當爲挈之譌挈與挈通趙策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鮑改爲秦則上句文義不完　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姚云於上曾添歸字按呂覽期賢篇衞有士十人於吾所注於猶在也於義已

完會補無取　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鮑注精猶明
按呂覽至忠篇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注精猶甚
勿躬篇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注精甚此文亦當訓
甚　故爲王計者不如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
荊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鮑本改不如齊趙
爲不如制趙按鮑改是也齊字涉下而誤下云秦已制趙
則此當作制可知又爾雅釋言翦齊也詩泮水實始翦商
趙猶云不如翦趙於毛傳翦齊也則齊亦可訓爲翦不如齊
義亦通惟作制爲勝　敵當讀爲適左氏昭十五年傳民知
所適注適歸也天下爭歸秦則從解而六國日以削弱矣
鮑注諸國合而競與秦敵則秦弱矣其說大繆

秦趙構難而戰章不如齊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鬭鮑本改齊爲收非也齊當讀如濟左氏桓十一年傳盍請濟師於王注濟益也濟趙猶言勁趙國語晉語逐之恐構諸侯注構交構也下文而構之秦義同趙不以毀構謂趙不以殘破之餘與秦構而不離於義自通惟就上下文求之似當作趙必以毀媾矣言趙必以國毀而求講於秦也必不字常互誤構媾策亦通用因致文義不明史記虞卿傳不如發重使而爲媾集解求和曰媾而構之秦而猶若也

樓梧約秦魏章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

之强矣有齊者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雍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按而相秦者當作而相有秦者字誤脫也秦必輕王之强義不可通疑之强二字本在有齊者句上而誤入於秦必輕王矣句中也魏之樓有秦翟有齊屢見於策文此蓋翟强之徒爲强言於王者鮑注或謂魏王非梧是也謂字上不著何人策文往往有之非必承上樓梧而言且所言亦與梧不類梧之爲此遇或卽欲以秦重相魏故强之徒敗之因以相强說王吳正殊不足據之强有齊者爲句言若强之有齊者也韋昭國語解若之也則之亦可訓爲若並見經傳釋詞雍當從鮑本作齊或讀爲擁言

有所挾持者也

管鼻之令翟強章今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按此蓋鼻之徒毀強於王之辭也言強見鼻之入秦如彼乃極意矯之若此正如晉楚帶劍之故爲緩急也然以王之貴臣而於秦若此其甚則傷於國體又安可乎吳氏以管鼻即樓鼻當是以此士蓋爲翟言則非此當循上文晉楚帶劍之喻以求之則知言者意之所屬矣若如鮑吳之說前喻不皆無著乎無蔽如周語所謂司里不授館也鮑本蔽作蘇廣雅釋詁蘇求也淮南修務篇蘇援世事注蘇猶索

也楚辭離騷蘇糞壤目充幃兮注蘇取也周禮掌訝注待事於客者通其所求索無蘇譏其太簡若此其甚上秦字疑衍或而字下有入字而脫也

成陽君欲以韓魏章王不如陰候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姚云候一本作使鮑本亦作使按管子侈靡篇候人不可重也注候人謂詗候之來入國者又史記項羽紀陰使候始成張晏曰候軍候也此文疑脫使字候人非誤於韓當為干韓干誤為于因復傳寫為於爾雅釋言干求也　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鮑衍敢字按敢字當在入秦上誤淆於下也

秦罷邯鄲攻魏章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按王不近秦當爲王不近趙言魏之於秦不近於趙也下文秦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卽承上而言故知此當爲趙作秦者因下秦字而誤去葢刼之壞字管子大匡篇於是刼魯注刼謂興兵脅之漢書高帝紀因以刼眾注刼謂威脅之鮑注去猶遠吳曰王非親秦乃秦之所欲攻去者竝失其義韓詩外傳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去亦刼字之誤與此正同

周肖謂宮他章周肖謂宮他曰鮑注疑卽霄按魏文子田需周霄章作宵竝卽一人作肖者字之損韓非作趮是

公有齊以齊有魏也有齊上當有以魏二字而誤脫也

周最善齊章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聞見者鮑注見者最與强見王也吳正曰見者謂引見傳命之臣儀使其人爲見者之嗇夫以間伺之嗇夫書注主幣之官秦制鄉有嗇夫職獄訟收賦稅漢有虎圈嗇夫所職不同皆小臣之名按史記匈奴傳立斬主客見者是見者亦猶謁者惟此文當以鮑說近是見者謂凡謁王之人不必專言最與强也儀禮覲禮嗇夫承命注嗇夫葢司空之屬書注以爲主幣之官者古者見必執幣故承命者主之聞當從鮑本作間廣雅釋詁間覸也左氏莊八年傳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

寵使閒公注伺公之閒隙

周最入齊章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按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魏故得以最通知天下之謀秦最去魏入齊則無以通於天下矣齊字承上而誤複也　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言最善齊者也最在魏則疑有齊陰最去雖無以通天下亦可以釋齊累矣周策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最以此語去魏魏即以此謝秦則最之入齊固魏所許也合兩策觀之最殆齊所置相於魏魏秦之交日親比而仇齊故最見惡於秦或將不利於最最乃詭詞以復於齊是以最去

而秦怒也魏王所云以最爲秦通天下葢自解其相最之非順齊其以最爲遁則秦欲留最及最亟去魏之故從可知矣鮑氏以最葢秦所置以相魏者則未嘗合各篇而參攷之也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章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孟子公孫丑上篇芒芒然歸注芒芒罷倦之貌新序作罔然字之譌也　秦王喟然愁悟按楚辭九歎聲喟喟兮注喟歎聲也易晉晉如愁如釋文引鄭注愁變色貌或爲慼悟之譌史記晏嬰傳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謂有感而悟也新序作懼然而悟正與感悟義同

魏攻管而不下章復信陵君之命鮑注復猶重也信陵言之矣今申之按小爾雅廣言復白也孟子梁惠王上篇有復於王者注復猶白也國語齊語正月之朔鄉長復事注復白也此文使者初往致命與申命有别似以白之義爲長　見臣而下是倍主也鮑本主作王注王魏王吳正曰秦王按作主者是言所事之主也鮑注尤誤　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按呂氏春秋七月紀出大使注大使使命也韓非八姦篇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大使謂重使也呂覽行論篇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注小使微者也信陵之遣大使所以重其事　吾先君成

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吳曰大事記引作襄主按襄王謂梁襄王也安陵受封於梁襄王時故其先稱成侯若趙之襄主猶未列爲諸侯安得卽有附庸乎信陵當安釐王時距襄王四十餘年於安陵之稱先君年代亦合鮑吳誤以襄爲趙襄子因謂安陵先屬於趙其說無據安陵在魏之南趙襄子安能有之且趙氏大府之憲不得舉以抗信陵也趙策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尤足證安陵君非趙襄主之所封

有常不赦鮑本常下補刑字吳正曰有常卽常刑也按吳正是也周書大匡篇有常不赦注常者常刑也左氏文十八年傳有常無赦注刑有

常竝與此同　今縮高謹解大位鮑本作謹雖辭大位此本解當爲辭之譌鮑本雖字卽謹之誤衍吳校是也　吾己全已無爲人臣之義矣無猶不也或本作亡卽己之誤而衍者臣字疑本爲父後人因文衍無字不得其義而以意改爲臣也此與上文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文正相應　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辟舍鮑吳竝衍上素字疑當爲變涉縞素而譌也

魏王與龍陽君章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鮑注魏之幸臣吳正曰幸姬也按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鮑注不必爲誤　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

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按說文廣雅並訓凶爲惡是凶惡皆謂醜也黃丕烈云凶字疑衍或之字譌並非今臣當爲令臣令猶使也見呂覽觀世篇注　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王念孫雜志云誤當爲誒是也史記萬石君傳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誤亦誒字之譌惟彼當從玉篇爲懼聲此則當從漢書韋賢傳注爲歎聲　其摯諂也固矣按杜預左傳注諂藏也荀子彊國篇陶誕比周以爭與楊倞注陶謂逃匿其情也王念孫云陶當讀如諂摯者握持諂者藏匿與冒覆之義爲對文史記周文處諂諂亦當作諂與

此同義正謂固寵之術也　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之猶其謂所進之人也經傳釋詞庸與詎同意我謂欲進之人鮑注不誤吳正非是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章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按經傳釋詞能與寧一聲之轉故詩寧或滅之漢書谷永傳作能或滅之此文能字亦當讀爲寧說文寧願詞也下文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義同　而王以是質秦鮑改質爲賓吳正曰孔叢子注云景閔爲太子時嘗質於秦按質猶招也以是質秦承上魏之弱而言卽前章所謂

弱之召攻也淮南原道篇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注質的射者之準執也八年謂魏王曰章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文與此同鮑吳幷失其義　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毒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鮑注長為輓車之人按長當為倀倀損為辰又誤為長也揚子方言燕齊之間養馬者謂之倀又官婢女廝謂之倀史記孔子世家聊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倀輓皆微賤之役鮑注長字無義漢書五行志秦始皇帝卽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於呂不韋及嫪

毒師古曰嫪或音居虯反嫪姓也毒名也許愼說以爲嫪毒士之無行者嫪音郎到反毒音烏改反與今史記漢書本文不同且摎樂之姓又非嫪也故當依本字以讀此文以爲氏卽與許說不合當爲摎之借字猶猶均也今猶若也並詳釋詞下文今由嫪毒善秦義同　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百字疑當爲時古書時作旹與百形似而誤天下必合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鮑本合作舍按作舍是也必亦畢之借字禮記月令寢廟畢備呂氏春秋仲春紀作必可證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章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姚云曾劉

作休烈隆於天鮑注休吉徵祲戾氣自三子言之爲吉吳正曰說文祲精氣感祥也此休字猶言祥按休或爲伏之譌隸續云字書有伏字與大同音漢太尉公墓中畫象所云伏尉公葢是用伏爲大卽大尉公也此文伏祲葢卽大祲吳說已非鮑注尤謬曾劉本亦誤說苑奉使篇士含怒未發祲厲於天（厲當爲屬之譌）猶此文之祲降於天也

## 韓一

三晉已破智氏章段規謂韓王曰按韓康子與趙魏共滅智伯至其孫景侯始列爲諸侯越六世宣惠王乃僭王號此策言取鄭當是宣惠時所紀故遂追尊爲王也　成皋

石溜之地也按文選魏都賦林藪石留而蕪穢劉注引策
成皋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猶人
物之有留結或作溜字張注石間有水曰石留　臣聞一
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鮑本一里作百里按國
語魯語不厚其棟注厚大也秦策非能厚勝之也注厚大
也　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鮑本作果從成皋始大
益分大成午從趙以下別爲一章而誤斷大字屬上也韓
非內儲說作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史記趙世家有
大戊午爲相索隱引徐廣曰戊一作成皆足證鮑之誤
魏之圍邯鄲章乃微謂趙卓韓鼂曰按韓非內儲說乃令

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卽謂此事而文小異

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鮑注可豈可拔可當讀爲何石鼓文維何作佳可是何字得省爲可也左氏襄十一年傳則何謂正矣釋文何或作可昭八年傳若何弔也釋文本或作可並足爲證集韻何奚也又尙書五子之歌弗愼厥德雖悔可追史記韓世家是可以爲公之主使乎則可之爲豈可猶敢之爲不敢也惟讀何義明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章鮑本改爲楚作爲趙吳曰楚字恐誤當作趙按下章張儀說韓王亦云逆秦而順楚與史文同則此策不必爲趙之誤或蘇子自楚之韓耳　革扶吠

芮鞄本呋作㕭按周禮繕人司農注抉謂引弦彄也儀禮
士喪禮注決以韋爲之藉有彄索隱謂以革爲射決正合
吳氏疑革爲拾非也索隱云㕭與㕭同芮謂繫楯之紛綬
是以㕭芮爲二物與上鐵幕革抉之文不類且與甲盾句
複恐非確詁疑呋芮或爲文茵之譌詩小戎釋文文茵以
虎皮爲茵茵車席也劉熙釋名作文鞇革抉文茵並與鐵
幕爲對文　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呂覽任地篇今
茲美禾注茲年也　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按西當
爲回字之譌也回面與交臂爲對文漢書鄒陽傳回面汙
行以事諂諛之人注回邪也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章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按而猶則也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楚策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文與此同　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按史記貨殖傳不厭糟糠索隱云厭飽也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按漢書王莽傳倉無見穀注見謂見在也　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虎摯當從史作虎賁跿跔卽徒跣之譌與科頭爲對文卽上無兜鍪下無扉屨之謂也禮記問喪雖斯徒跣注徒空也說文跣足親地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按戰當作載字形相近又涉上文合戰而誤漢書戾太子傳發中廐車載射

士此其義也　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按成皋宜陽當從張儀傳作滎陽此涉上文而誤

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爲敝邑秦王必喜鮑注衍爲字吳曰一本無按此文當以以攻楚爲敝邑句絕爲猶論語夫子爲衞君乎之爲鄭注猶助也秦之所欲莫如弱楚故攻楚卽以爲秦公羊宣十二年傳辱到敝邑注諸侯自稱國曰敝邑鮑氏以敝邑屬下文非也史無爲敝邑三字文各不同

秦攻陘韓使人章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按國語晉語不識窮固韋注固廢文選求通親親表禁固明時

注固與錮通私府猶云外府郎上所謂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也漢書外戚傳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百官公卿表詹事屬有中長秋私府令長丞此但謂私擅其利耳非漢制之所云也鮑注以爲利移於下非是

鄭彊載八百金章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鮑本作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注彊以韓滅故吳正曰無據按鄭爲韓併故其遺民仇韓不得譏鮑說爲無據後章彊矯以新城陽人與幾瑟以與公叔爭國猶此志也　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鮑改先爲攻按史記韓世家太子咎太子蟣虱爭爲太子時韓無攻楚事論

衡順鼓篇攻者責也責讓之也此葢其義謂其持論常拜擊楚也言先楚者亦謂公叔不慊於楚故常先以楚爲言鮑改未安或先爲无字之譌魏策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無楚卽與無秦義同

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鮑本覺作角按管子法法篇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注轉猶避也謂之轉者不明自韓至陽翟此云轉下云覺義正相應鮑注獻本不善幾瑟令之回心向善恐非本義彼謂幾瑟也公叔資昭獻之力令楚居幾瑟於陽翟又令昭獻與之處以察之及旬有餘日幾瑟已覺昭獻之爲公叔來也作角者音近而誤又按上句今已

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字或涉上下文而衍
已與以通漢書劉向傳注以由也昭獻以楚人仕韓今楚
王使與幾瑟居陽翟故曰轉也如是則彼當謂公叔
秦圍宜陽游騰謂章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以質許地則
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爲一魏
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强於齊楚必敗之須秦
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按此策爲韓合趙劫魏以孤
秦也藺離石祁遠於趙而近於秦亦必與韓壤接燕策已
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則地嘗入於韓鮑注不爲無據吳云
以質許地者以質子而許之地也廣雅釋言許與也韓要

趙以質而歸其地則二國之交可合然後收韓趙之兵以臨魏魏不得不聽緩之在趙鼻之在魏皆欲以其國合於秦者也今趙魏皆合於韓故曰二子必敗也韓爲一姚云一本作韓趙爲一此當據補二國合兵以臨魏魏必倍秦則甘茂約魏攻韓之策亦敗矣翟强爲魏合秦齊以外楚數見於策資强於齊楚將不利故必敗之又所以疑魏於楚也須字句絶易歸妹歸妹以須虞注須需也荀子禮論篇皆使其須足以容事注須待也此言少須秦卽自敗蓋秦攻宜陽必先得魏是策行則秦失魏而宜陽可全矣收韓趙之兵鮑本兵作地又改楚必敗之爲敗矣竝非

秦韓戰於濁澤章秦韓戰於濁澤鮑注長社濁澤按史記韓世家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集解引徐廣曰長社有濁澤正義云按濁澤者葢誤當作觀澤括地志云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據趙世家武靈王九年齊敗我觀澤田世家湣王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則觀澤故屬趙魏不屬於韓秦韓之戰不當在彼又齊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田世家及六國年表竝同是濁澤亦晉地戰國時土地分合不常三晉尤難辨析後文與韓氏戰於岸門括地志云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則徐說爲近是也　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按漢書韓信傳

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注信臣常所親信之臣又古謂使者曰信言操信符而爲使也墨子號令篇大將使使人行守又云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是信人猶使人也　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厚當爲屬字之譌也

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姚云告一作困按韓非十過篇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此策虛字涉下而衍葢以名實對舉非以虛實爲文也又告字疑當爲苦形似而譌呂覽權勳篇觸子苦之注苦病也漢書馮奉世傳或貪汙爲外國所苦注苦謂困辱之苦與困義近故一本作困　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姚云矣

劉作也按國語吳語夫謀必素見成事焉注素猶豫也禮記喪大記注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疏素先也矣猶也見釋詞

顏率見公仲章公仲必以率為陽也按陽當為易字之譌也禮記樂記易慢之心入之矣注易輕易也晏子外篇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莊子應帝王篇是于聖人也胥易崔注易相輕易也陽字古作昜與易相似因以致誤姚云劉作傷亦非易亦作傷故誤為傷說文傷輕也廣雅釋詁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傷慢也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按易小畜富以其鄰虞注以及也荀子解蔽篇不悶來楊注來將來也此謂自今以及

將來又王念孫云來猶往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覽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覽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

韓公仲謂向壽章公仲收國復事秦按廣雅釋言收振也周官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左氏成二年傳請收合餘燼此即其義

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史作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按此文疑本作今公與楚解韓地史鈌損韓字以口識其闕口誤爲口策復譌爲中又脫地字本義遂湮國語魯語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注解削也桂陽當從史作杜陽漢志杜陽屬右扶風　人皆言楚之多

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鮑注非貴所同貴按貴當作責涉上文貴其所以貴者而誤史記甘茂傳正作責　今公言善韓以待楚吳云一本無言字是也言卽善之誤衍

今公徒令收之甚難令當爲欲脫損半字而譌也此與吾甚欲韓合相應鮑本無令字由不辨其誤而奪之也

而公過楚以攻韓按吳氏校鮑本曰姚本收韓史同是此本原作收今誤　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鮑衍以之二字按以用也無猶不也謂用二人之所不爲也以之字不必爲衍鮑注失權亦非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

言於市鮑注實謂見事核聽實義不可通鮑氏亦强爲之說實當爲貴字形相似而譌也韓非亡徵篇聽以爵不以衆言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聽貴猶聽爵漢書龔遂傳吏民皆富貴官本貴作實可爲此證　勸齊兵以勸止魏鮑本作歡齊兵按勸與歡疑皆有誤或當爲勸爾雅釋詁勸勞也國語周語不佞以勸叔父注勸勞也燕策深結趙以勁之鮑本勁作勸勁之爲勸猶勸之誤勸趙策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亦即勸之謂也勸止之勸涉上而衍此以勸齊兵與上句善公孫郝以止魏與難甘茂相對爲文不當有勸字楚辭九歎暮去次而敢止注

止制也　故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久離兵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郄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中立以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按以攻齊齊當作以攻齊魏謂使齊魏相攻猶魏策所謂合其鬬下齊字葢承上而誤鮑吳以爲衍非也離與羅通史記管蔡世家無離曹禍索隱云離卽羅被也又屈賈傳注引應劭曰離遭也史當作事古書事作叓因鈌損爲史齊魏久羅兵事秦乃

得遂武惠之願鮑本改久爲必改史爲交竝非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禮記儒行篇注淮南氾論篇小節伸而大略屈注伸用郄當作卻廣雅釋詁卻極也郭璞子虛賦注谻疲極也卻谻文異義同卻齊卽伍員亟肄罷楚之意姚云郄曾一作欲一作卻鮑本作拒以韓秦之兵據魏以謀齊寧惟卻之拒之已哉令韓中立以勁齊者齊强於魏韓旣中立則齊以魏爲無助而自勁矣鮑改勁爲攻亦失其義薄下當有於魏二字文義乃完廣雅釋言薄附也楚辭九章腥臊竝御芳不得薄兮王逸注薄附也薄與黨義相近二句本爲對文此策欲使齊魏相傚故郝不肯言茂亦不敢

謂以二人一黨於齊而一薄於魏也韓公仲謂向壽章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薄猶黨也鮑注茂羈旅之臣故言薄此欲攻齊故其詞與茂吳曰薄即上文不善於公皆由不明策有脫字而望文生義是以其說無當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章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鮑注衍韓公仲相四字章內初不涉韓也吳曰此四字必錯簡按鮑吳說竝非也此文當以韓公仲相齊爲句齊下當重齊字因公仲之相齊而齊楚之交乃善也公仲即韓珉珉之相

齊屢見於策及史記若去韓公仲四字是齊已與秦遇下云景鯉與於秦魏之遇不當遺齊矣秦秦魏遇㳄秦字當從鮑作與或承上而誤複王使景鯉上當補楚字楚王之怒鯉正以見齊楚之交善也　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按攻字疑本爲外隸書外或作夘因譌爲卭復轉爲攻也魏策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衞約外魏此郎其義　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必輕王今猶若也絕下齊字信上楚字竝衍　因不罪而益其列左氏昭十三年傳輕重以列注列位也國語周語夫翟無列於王室注列位次也

王曰向也子曰章天下無道按道當作適而讀如敵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鄭本作敵禮記燕義莫敢適之義也釋文本亦作敵此章文義不完當卽楚策虞卿說春申之文錯簡於此其文正作天下無敵

或謂魏王儆章王儆四疆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姚云錢無儆字按周禮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注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又云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注警敕戒之言管子國蓄篇今大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錢無儆字葢誤脫也　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鮑本擊作繫按此

就備具者言說文游旌旗之流也左氏桓二年傳疏游是姚之垂者旃之別名舟當爲輈之省小爾雅廣言輈輿也考工記輈人爲輈注輈車轅也取游繫之輈上以張戎車之盛所以信楚而威秦　王肙臣反乃行肙卽胥字待也鮑本作貳誤

觀鞅謂春申章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拔先君者當作先君時古書時作旹與者字相似因以致誤今猶卽也漢書王尊傳所捕宜今發吏注當卽發也匈奴傳西域內屬不當得受今遣之注今卽遣遣還此以卽釋今還釋遣不使當從

史作不便言先君之時即秦欲加兵於楚於勢不便且不可也　魏且旦暮亡矣且字即旦之誤衍　去百六十里史作秦兵去陳百六十里此承上句子秦誤脫秦字去下又脫陳字當據史訂正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章蘇代爲楚王曰姚云劉添謂字按爲即謂也韓非內儲說嗣公爲關吏曰文與此同　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而猶則也

韓二

楚圍雍氏五月章居爲隱蔽出爲雁行按雁行謂前行猶顏行也又淮南人間篇居爲隱蔽出爲鋒行說文鏠兵耑

也秦策欲推以爲鋒注鋒軍之先雁行顏行鋒行竝文異而義同　脣揭者其齒寒鮑注揭猶反按莊子胠篋呂覽權勳淮南說林並作脣竭竭蓋揭之叚字素問五藏生成篇多食酸則肉胝𦢊而脣揭王冰注脣皮揭舉也高誘注呂覽云竭亡也不如揭之義長　秦重國知王也姚云錢改知作之鮑本作智按知與智同亦與之通魏策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鮑本作湯知服桀矣此文作智作之兩義竝通　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鮑注柄猶持㫗曰史記方有得秦字書枋與柄同此恐字誤按鶡冠子王鈇篇

成鳩之所枋以超等世世不可奪者也陸佃注枋柄也揚子方言其柄謂之矜又云矜謂之杖則柄猶杖也漢書李尋傳臣已不足杖矣注杖謂倚任也無韓猶言失韓下章其實猶之不失秦也韓世家作其實猶不無秦也抑首甘茂傳作仰首此言韓將輕秦當以作仰爲是荀子儒效篇仰易變化注仰易反易也仰首猶反首　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文選謝靈運詩注果猶遂也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章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按南字涉上文請道於南鄭而衍秦言出兵三川是不與鄭合軍矣鄭卽謂韓黃丕烈札記云當讀殆不合

爲一句軍於南鄭爲一句大繆又雍氏在鄭之南或本作殆不合兵於鄭南而誤乙也此冷向對公仲之辭吳氏以爲公孫昧亦非　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按呂覽上德篇變容改服而莫得其所受之注得猶知也言楚知秦之不爲韓用也周語天之所支不可壞也注支拄也塞三川而守蒙上遂與公之文而言並謂秦也鮑本複楚字益沿史文之誤　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姚云劉去以字鮑本以上補臣字按上以字當從史省鮑補臣字亦無取此言以國合於齊則楚秦

陰約無功必恐失韓而自解伐鮑氏於後文注云雖合齊楚圖國事耳秦無辭怨之是以下句楚字上屬爲文非也史複齊楚字亦誤

襄陵之役章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陽梁王皆德公矣按魏策惠施爲韓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疾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

行不義也此策當郎楚欲納公子高於魏時事竹書紀年惠成後十二年楚敗我襄陵郎此所云襄陵之役鮑吳皆就韓言故所注全誤廣雅釋詁置立也管子任法篇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此正其義以兵臨魏葢以兵納之如春秋時魯之納公子糾秦之納公子雍也鮑氏改公子高爲公子咎釋置爲不立其意楚所欲立者爲幾瑟也若如所說何爲以兵臨魏郎云魏欲立咎韓令之順楚因以德公叔然楚豈徒欲廢咎韓不立幾瑟楚何爲而德韓故知此爲楚欲置君於魏也起兵以之魏謂趣魏也漢書文帝紀集注之趣也扁當爲屬俗書屬作属與扁字形相

似因以致誤書禹貢涇屬渭汭馬云屬入也高以太子入則楚志濟而魏患紓矣故皆德韓

公叔使馮君於秦章留馮君以善韓臣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姚云臣錢劉曾作辰按馮君無考疑卽公仲馮史記田世家韓馮徐廣曰卽公仲侈甘茂傳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馮與朋古字通故策文韓朋史記作馮其實一人後人不辨馮卽公仲因以意增君字耳韓臣作韓辰當是辰後公仲相韓見韓相公仲珉使韓侈章與此文正合留馮以善辰謂秦如留馮徙資辰於韓也

呂覽長攻篇所以善代者乃萬故注善好也應言篇王何疑秦之善臣也義與此同主君之主當作王君字涉上下文而衍當時惟小國稱主君不得施之於秦且下文固稱王也廣字本或爲厲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厲附也厲廣字形相似古書往往互誤與猶助也公仲本黨於幾瑟故助之以與公叔爭澤當作擇害當作割竝字之譌言韓之大臣不和則制之在秦矣或謂韓公仲章是公擇布而割也盜當時設喻之辭舊注竝失其義

謂公叔曰公欲得章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鮑

注揚猶動吳曰揚疑傷字譌按揚傷義並未安疑當作易言徒患武遂之入秦而欲得之不思楚能以河外之地易之於秦亦足患也恐當作慫草書相似而誤廣雅釋詁慫勸也字亦作聳方言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

令人為公當作令王為公承上楚王而言王誤作至因傳寫為人　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鮑改恨為限當是毋之與無得之與德字本通用不煩改作　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交下當有走字走與楚字形相似因致誤奪交走策文亦屢見呂覽蕩兵篇民之號呼而走之注走歸

謂公叔曰乘舟章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按乘舟下舟字誤複高誘淮南覽冥篇注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伙水而死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惟陽陵為漢侯國不能據以釋此文應劭揚雄傳注以為古之諸侯葢亦不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今公自以辨於薛公而輕秦說文辨致力也辨辦字古通用

齊令周最使鄭立章齊大夫諸子按諸與儲古通用儲子見孟子書及燕策此其族也　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按固與故通左氏昭十二年傳曼成然

故事蔡公注故猶舊也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彊爲楚章矯以新城陽人合世子姚云劉改橋作矯鮑本合作命按荀子儒效篇橋飾其性情注橋與矯同此本作橋亦不煩改合當從鮑本作命命猶許也儀禮燕禮某固辭不得命注辭以見許爲得命

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按臣曰二字義不相屬下文亦非對幾瑟之辭曰字或當爲以古書以作㠯與曰字近似因以致誤以猶以爲也史記淮南王傳吾以爲不至如此漢書伍被傳作吾以不至如此齊策皆以美於徐公謂皆

以爲美於徐公也公羊莊四年傳注以爲者設事辭而言之周官旅師而用之注而讀爲若　今且以至按楚策作今將倒冠而至此文或有脫字

齊明謂公叔曰章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有字疑是齊之壞文俗書齊作斉因缺損爲有言齊爲韓請楚逐幾瑟楚即不聽亦疑齊爲有陰於韓必不亟納幾瑟矣楚不徇齊請而逐幾瑟何厚於韓鮑注未安

公叔且殺幾瑟也章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鮑注秦楚若無韓言小國不之有吳曰未詳按秦楚皆挾幾瑟以有韓者也幾瑟死則秦楚如失韓矣故必改

而陰結伯嬰又若字或苦之譌法言先知篇或苦亂注苦患言秦楚非愛幾瑟特患無韓耳故幾瑟死卽必改事伯嬰列子湯問篇何若而不平釋文若一本作苦可爲此證若如鮑說旣小韓而不有又何陰事伯嬰之足慮乎　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漢書京房傳毋使臣塞涌水之異注塞亦當也

謂新城君曰章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盻楚楚王必重公矣按此策文多譌誤故致義不可通史記索隱正義乃以上文爲韓求質於楚謂更以別人爲質以替幾瑟又以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謂

脫不字衍曲其說以顧此文皆非也疑當作公又令魏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魏秦挾韓魏以眄楚楚王必重公矣若如原文秦求質而楚不聽何爲怨結於韓且韓亦惡能挾齊魏以眄楚哉眄當作眄漢書文三王傳更相眄何說文眄衺視也

楚令景鯉入韓章是太子反棄之按荀子不苟篇窮則弃而儑注弃自弃也 不如以百金從之按百金與下文以爲戒及來效賊也文不相應疑上文以車百乘當作以百金此乃當作以車百乘文誤淆也韓咎之弟在周周初欲以百金重而送之以結驩於咎又恐咎入不立無以自解

於韓故綦毋恢以爲不如以車百乘從之得爲兩端之辭韓非說林下篇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可據以訂正　韓咎立因也以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姚曰劉改因作曰王念孫雜志云因也當爲因曰按劉改非是當從王說因曰則曰相應爲文韓非正作因曰爲戒荀子賦篇其小歌曰各本曰多作也可爲此證

史疾爲韓使楚章客何方所循鮑注方謂方術按淮南脩務篇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左氏昭二十九年傳官脩其方注方法術此文循字亦當爲脩廣雅釋詁脩治也與治

列子之言相應何方所脩猶云所脩何方也　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按廣雅釋詁爲成也國語晉語黍不爲黍稷不爲稷注爲成也

韓傀相韓章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按政與正通廣雅釋言指斥也史記聶政傳注索隱引戰國策無以之二字此葢叱之誤衍也古書以作叺與叱字形相似因誤叱之爲以之　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按鮑注薄猶迫則今訓爲卽義亦自通惟遂旣未敢有請不當卽爲事迫之言事今薄者葢承上句而申言之事卽上所云爲役也今薄卽上所云日淺也詩時

邁箋薄猶甫也甫始也　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鮑本作丈人吳曰一本夫人史同韋昭云古者尊父嫗爲夫人又或作大人黃丕烈札記云丈字當是顏氏家訓有說按史記作大人正義引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父嫗爲大人漢書宣元六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爲大人乞骸去按大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此文作大人義勝葢稱政母鮑注稱政非是下云足下乃所以稱政也吳氏所引韋說當是字誤左氏哀十三年傳粱則無矣麤則有之玉篇麤不精也春秋說題辭謂磑之爲糲米也九章算術粟五十糲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爲

糲也　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按齊策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王念孫雜志據荀子議兵篇注引魯連子作弃感忽之恥謂感忿為感忽之譌此文亦當作感忽楊倞所謂倏忽之間也意疑本為怨意古作悹怨誤為患因轉誤意　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也豈不殆哉按生得失史本作生得索隱云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此云生得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王氏雜志據以訂正此文失字為衍詩大雅皇矣箋執所生得者而

言問之公羊昭二十三年傳生得曰獲管子大匡篇寡人願生得之漢書蘇武傳虞常生得注被執獲也南史東昏紀帝小有得失潘則予杖六朝人語不類周秦　因自皮面抉眼鮑本作面皮列女傳作自披其面黃氏札記云皮披同字作面皮者誤按廣雅釋言皮剝也廣韻披裂也鮑注去面之皮吳引索隱云以刀剌其面皮並失皮之字義

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按屍與尸通周禮大司樂屍出入則令奏肆夏釋文屍本作尸可證左氏桓十五年傳尸諸周氏之汪注暴其尸以示戮也國語晉語殺三郤而尸諸朝注尸陳也鮑本及史記屍下有暴字則又為

輿尸之屍義與此異說文購以財有所求也漢書高帝紀乃多以金購豨將注購設賞募也列女傳作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　勇哉氣矜之隆鮑注矜自持也按淮南氾論篇立氣矜奮勇力韓詩外傳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氣矜猶言氣勢此稱其養勇之功鮑注非也　乃抱屍而哭之按太平御覽引琴操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政入太山遇仙人學琴琴成入韓王召使琴遂出刀刺王其母抱政屍而哭其說與史策異蓋不足據　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列女傳作晉趙楚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史作非獨

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按之猶爲也說文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强壯稱能傑也漢書高帝紀注能爲物堅中而强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

戰國策補釋卷五終

元和陸俊業季因校